

琅玕館合刻

古甯張三就就道甫著

公務後刻

上陳都諫

卑職到任兩月百項催提急如風火若無長袖
其何舞焉儘力撐持草束鉄子幸早足額天津
米豆亦賒取於小灘鎮完之但見一批一票民
膏民脂前波未息後波復起搦管調停每不禁



兩淚之霑霑耳且薄書堆集久無管領主人萬
孔千瘡幾難救藥竟有直隸棍徒坐櫃收糧者
他勝言哉偶因畫卯窺破神奸而七十金之割
肉剗心已耗之酒樓歌館嗟嗟小民何辜乃橫
罹此殃耶衙役作祟地覆天翻今已畧畧寧戢
仰借威靈想亦無甚難爲矣至買馬一節其若
更甚二十匹解遼駁回停半價尚未允支銷三
十匹解京乃卑職之經手者除十匹現馬外照

依額價當堂散給絲忽不敢自潤去役有口
老大人試召而問之大抵卑職舉動固不敢妄
自菲薄實欲以仰酬知己伏乞軫念桑梓俯賜
提拔毋使諸役久困頓於都門則諸役幸甚卑
職幸甚

撤防兵申

密報危形仰候裁奪以免蹂躪以復逃亡事竊
照本縣奉委防兵五百地方實恃無恐舉凡草
束米石鹽菜銀兩俱遵原行一一給發無差池
也但本縣倉穀教短歲賦額微自七年正月初
一日起至二月二十九日止已發過銀二百九
十五兩而支給則不免周章自六年十一月十
七日起至七年正月十六日止已發過米三百

三十九石而升斗則別無措置蒙行附近協濟
僅於范縣得八十石有奇觀城亦有防駐莘縣
協濟館陶更於何處望飛輓乎當此事勢已喘
喘抱不測憂乃流寇遠竄兵氣益驕且見冠觀
等處防駐盡撤輒動快快不平之意其姚梁跋
扈卑職不敢深言但以地方情狀聊爲

老大人陳之士子含冤垂首喪氣縉紳扃戶膽
落魂驚王主簿之冠蓋委塵土矣張巡簡之面

項供批扼矣市肆罷矣幼婦童男無完絮矣三
開廟無君人而各村曲之泣訴者日不知幾十
番矣卑職月每數賞賞每十數金一彈丸區神不
爲輸鬼不爲運能無米炊歟觀此顛阨腸斷淚
枯不得已告之主兵者主兵亦謬爲啼哭謂無
法可制且謂惟有一撤總能了局嗟嗟主兵者
不能制誰能制乎而撤之一字寧敢出卑職之
口仰屋徒勤終無長計况不戢之衆逼以不繼

之需竊恐地方受累當不止如今日耳密具
形馳告左右惟

甚
老大人酌之倘闔邑士女復見安全則卑職幸
甚

上陳太常

卑職年來拮据之苦

老大人想亦聞之此分之應何敢瀆聽至事有
極難處者則不得不望裁酌焉本縣編銀止二
萬五百兩登萊軍興除剛去賠補外尚欠九百
六七十兩買戰馬二十匹除剛去賠補外尚欠
三百零九兩此已在開銷不開銷之間也而防
兵五百區處更難除支過草束不筭外交過米

四百石有零倉已若掃矣支過鹽菜銀三百五十兩有零正項支解已不及額矣雖奉文附近協濟范縣尚給些湏其餘俱以空文回應不戢之衆逼以不繼之需爲地方主者其柰之何況此用過者俱准本縣捐助本縣用何捐助即捐助矣 撫臺慮切漕運此無萬不肯撤能常常捐助乎萬惟

老大人軫念桑梓從長計議如莘冠范觀俱四十里内外星羅碁置者也兵在朝城寧只防朝城之一邑何獨苦朝城彈丸之一邑面晤撫臺請商之倘得五百兵糧均攤之五邑庶兵得食而兵安兵安而朝之民亦或少安不然後日時勢將有不可言者矣

討協濟申

兵糧借庫甚多鄰邑協數不補乞臺作主亟賜
催提以明院信以完道號以足正項以緩偏枯
事竊照朝城一塊土東府西南之咽喉也故防
兵駐於朝華范朝星羅碁置政呼吸相通也故
一議協濟於范一議協濟於莘

撫院批行卷宗俱在而朝實有難堪者兵五百
鹽菜銀則三百六十兩矣馬六十五匹草束則

三萬七千七百斤矣每操行賞牛酒花紅則共
費銀六十二兩二錢矣議協原無此款卑職何
敢妄陳至於支過月米首尾合算得數六百四
十九石七斗五升森森憲語不朗如日星乎范
認三分之一未完者僅十石有奇同一屬邑同
一灘派而華獨悍然不顧物不知操何爲說耳
見今撫院據冊清查分守道之批莘者曰
撫院批行已久該縣輒以艱窘相諉耶仰府查報

老大人之行朝者曰如已補完火速報府如未
補完速赴兩縣關取又誰知奸胥有權而各
上臺之批行竟同故紙也據莘之戶倉科書手
劉濟華回關所稱不曰小邑則曰動用何項又
曰曾濟館陶一味支吾絕無着落隻字且亡論
撫院灘派不得私自混推姑就其言以折之可
乎彼曰小邑朝有幾編戶乎范有幾編戶乎此
豈遼遠難稽者乎彼曰動用何項朝動何項乎

范動何項乎抑豈照查不到者乎彼曰曾濟
陶館陶暫借止於四十五兩而三百六十兩之
鹽菜六十二兩二錢之賞操三萬七千七百觔
之草束俱自賠補又誰少誰多乎况防兵駐朝
之日倉無多穀協濟才勒衆口嗷嗷幾激成變
不得已而折米之銀一一代取於庫眼下正項
虧缺催提不啻風火將從何處湊辦也莘應濟
不濟而朝代之濟莘應補不補而又欲朝代之
補莘未補者可負而短之范已補者不又當返
而還之耶是公急之誼翻成自悞而巧支之奸
竟爲計之得者矣

撫院畫一之條何以取信於各屬 守道催補
之行何以銷繳其號件蕞爾武陽編銀不過二
萬五百一若於雜費之不准開銷一若於正費
之未見開銷已約畧一千兩有半只此防兵一
節既有鹽菜草斤賞操六七百兩之苦又有月

米協濟三分之一二百一二十石之苦苦亦極
矣再以萬無一苦之莘苦苦已到骨之朝不惟
正項難完 國家亦何讐於朝苦之又苦亦何
愛於莘並使以其苦苦人哉

撫院儼然在上 道府催票如雲戶倉科書一
小豈子耳派定錢糧竟欲以市井油棍之言了
其局尚謂有天日否含冤無柰冒昧陳情惟
老大人裁之

免衙差申

申爲免委新任糧衙解送衛中銀兩以全天倫
以資城守事竊照本縣地僻民貧公費全無別
例清苦况味卑職與兩衙實共嘗之去任主簿
王文英一年有奇兩番委解及陞衛回籍行李
蕭然困卧僧房幾難出戶卑職捐俸紳儒懇
終得以洒淚登途新任主簿郭鞏圖僅三月耳
復蒙委解兩衛京軍銀軍國大務卑職何敢

爲申請但本官之事情有可矜本境之事勢實
難去又不獨如去任者之賠費無出而已也本
官到任垂白孀母卽爲二豎子所侵迄今呻吟
枕褥醫藥罔效遊子天涯旣難免方寸之亂而
王事驅馳何以專營是就本官論之其不得不
代爲申請者一也流寇震鄰風鶴無定本縣適
當其衝日夕調衛孤城斗大祇仗人力鄉紳士
子且分信城頭况本縣衙官而不與協贊者奉
委遠離則去一臂矣是就本境論之其不得不
代爲申請者二也迴腸細忖真屬兩難而賠費
無出猶其瑣計伏惟

老大人台臺曲體下情酌度大勢於距河遼遠
之縣居任經久之官另選一員慨爲更替庶本
官心緒不分恪勤乃職左右得共效助勦地方
幸甚 卑職 幸甚

隣封護盜申

捕壯賣賊番害鄰邑捏訟反誣爲賊吐氣事朝
城觀城相距三十里而觀之十王廟則朝之接
壤焉大盜寧海泉等實處踞以爲巢雖蘆葦密遮
村人莫敢近使非賄通捕役能保巢之不覆乎
朝民段汝蘭屢被行竊爲其切附巢邊一字不
敢輕吐至七年某月之某日竟公然大舉矣鄉
兵奮勇王應召當夜戒擒黎明捕役楊進忠等

捨至村頭高二官勢窮投井馬步兵賈中秀
分頭並進真可立掃其穴不移時而觀之告示
出矣謂朝之兵壯一入觀境即係抬憨有官差
近百逕自來拏於是乎衆賊乘機出巢竄原
告示見在果誰稟之而誰討之也次日移關討
取該縣聞知已有擒獲俱吐情真始差人嚴捕
而捕役孫奇光原未山又視之爲奇貨趙四老
頭亦擒獲矣趙舖子十金經過四老頭當下脫
籠良民冷自友仍遭其嚇騙該縣訪知夾打兩
役送之監賊未獲而兩役放果誰稟之而誰保
之也至於李超品身應捕注則審海泉之女死
丈也將海泉夫婦遠送碭山本縣查出線索差
役拘究夫豈法之過者哉超品自分理短無校
支吾遂採捏虛詞赴本道朦訴欲吊諸捕於
該縣希萬一之巧中而其心焉試問超品一案
八賊有一不是住十王廟者乎歷季有半有一

不是劫段汝蘭者乎當兵快合圍時而持示
阻有一不是爲八賊開出路者乎孫竒光坐監
原未山遠遁冷自友一告于朝一告於觀有一
不是爲兩役放賊詐良者乎指愍者有之謂朝
人指愍恐無以取信於鄰國卽朝人指愍者有
之謂捕壯乃愍之可指者

老大人信之否見今按期比較朝之捕役也號
件不完

功令責成朝之仰官也聚賊之藪反爲無事之
區賣賊之役又行反噬之計賊有主而捕無權
抑何恠地方之不大清寧耶原詞在觀閱催甚
急伏祈 慨賜掣回分提諸犯高懸秦鏡而剖
豁焉則地方之受福無涯矣

答葉方部

賤性不靈而一點癡心則可自信日者錢糧查
筭寧敢憚勞然博 貴州人之喜在於斯獨

貴州人之怒亦在於斯也雖然既曾經過便非
秦越無開故何 新州主言之幾乎吾故天地
間何治人何治法入即是法人能有治即治人
耳吾盡吾癡不敢多談天下事

與汪司李

卑職承朝城乏謬叨一綬軍需正急庫空如掃
簿書內萬孔千瘡百計搜尋總知頭緒至於洗
滌肝腸則頗堪自信者脚價一欵前官原未給
散新舊戶書接踵滕中卑職以承管之人是應
坐得者即六百餘金可潤囊橐此副面孔可對
妻孥乎自何 老大人分割無任情快仍一一
據實明開報各 上聖矣

答交西道

蒙

憲票查問臨清米運其在朝城臨運漕運總一
事徵收除却漕運餘即臨運卑職署濮而濮之
兩項前官劄俱徵發訖是以未嘗細考今再詳
查州之漕運徵本色而臨運則徵折色也去年
係里下人領銀赴臨坐買大抵此兩項錢糧如
蓆草等項俱有額設公費額外濫費實實更有

許多官不減額數節公費而那用之賠累尚可
支如視額數爲長例則不得不苦收役矣收役
苦勢必哀討幫貼或費一幫一或費一幫二里
書從中作祟戶長乘機多索此弊相沿已久卑職
慨之去年徵兌已將幫貼革去而所用之人仍
在里下然一名里戶到底喫虧今則選定額數
體面書快十人卑職自主其務或可省額外濫
費十之二三乎雖然不揭出一副水洗肝腸不
拿出百法堤防手眼恐亦難彌弊孔也從頭打
算弊孔在官四字透絕故卑職有荅濮之鄉紳
者曰天下何治人何治法人卽是法人能自治
卽治人耳

老大人秋月懸霄自有蘇民妙用卑職第恪守
憲綱願時時督誨焉幸矣復何敢贅

朝城庫帳申

申爲查明十五年在庫錢糧開報原經營侵欺
名數乞詳追比以銷積禍以儆群奸事卑職於
崇禎六年二月初三日到任准署事觀城縣知
縣交盤冊上五年額銀徵收未完者止一千五
百二十六兩有奇而五年未支未解之款項銀
五千九百八十一兩有奇也六年額派銀二萬
五百九十六兩有奇五年分已預徵過四千五

百三十二兩有奇而六年分應支應解之款項
則全然未動也閱之心膽悸裂尚妄意五年前
或歷有逋賦故抽新補舊至此乎彼時軍需至
急無暇細究除將見在征收支解外隨揀擇各
房科書辦程萬鎰等逐年查算經數月始得磨
勘分明問里甲逋賦五年前並無絲忽之虧問
停番款項又不止五年六年矣遠邇之萬曆四
十六年近窮於本年九月積數至八千七百兩

有奇而庫中之敲骨剥髓者竟化爲烏有矣嗟
嗟小民何不幸而遭此毒手卑職二十年辛苦
總出門何不幸而遭此奇蠹除一面再四詳查
外百言勸諭百計逼催僅完有十之七八其餘
拖欠尚不知作何區處耳情屬侵欺寧只額編
款項無歸結局卽從容瓦全而大夥神奸能保
無異日之借口謹將原役姓名並完欠數目據
實開

上乞詳允追還依律究治庶積蠹知戒後禍
銷

范縣漕臨二運申

爲群兇把持漕務詭名橫索加幫抬累窮儒侵
分臨運事

國家緊要錢糧無如漕臨米石况近日

功令何等森嚴少緩則州縣受參司府被議豈
亡賴兇徒所得霸攬侵肥竟無柰群兇作祟官
長無權表裡爲奸敗迺公事如范縣漕臨二運
者卑職奉委署范責有攸歸寧得含糊不語用

治長厚之名竊念漕臨雖分兩項而臨米實係
漕米支流一完俱完無彼無此未言臨先言漕
可乎查問厥頭則生員黃士英也呼天搶地以
爲一粒未會沾手原報亦無姓名是誰收米取
利獨苦賠費傾家職愕然曰白日青天有此驚
人異事再一追查管糧義民官則寇效芳也該
房經承書則劉惟精也問收役爲誰兩相推曰
不知也職愕然益甚逼之以刑而影響始出原

報十二保收役則有孫成祖張其彩等在焉原
報確據則有前任張知縣之紅簿在焉不知卓
世英等二十餘家何人公舉何人審定保狀何
名認狀何處據實成群強奪而收之耶且其鑽
之也既如鬼如蠅及其收之也又如狼如虎納
米一石花戶有六錢銀之貼收米一石斗頭有
五六七之加卽新科進士段亦照此例况鄉
間孱弱愚氓哉而段進士充西道之呈濮州寄

庄生員並十二保各納戶之口可取而照之也
既係管收即應管兌何受幫受加者卓世英等
二十餘家天字號嚴頭則生員黃士英也查時
晒揚有費兌時旗甲有費孤寒士子家血產頓
空果誰拾之而冤慘至此耶雖然此下情耳不
更有官事未完乎餉廣倉口朝城等縣已掣有
批迴矣其餘未掣批亦各運到矣獨至范縣不
惟無米抑且無承認之人票拘卓世英等不惟

卓世英非收米之人抑且遍鄉城無卓世英之
人此項錢糧何時結乎仍將黃士英苦之乎况
新官有信規避益奸管糧官寇放芳閉戶不出
經承書劉惟精假公遠遁見今屢屢催提責在
職身寧敢無說而處此况繇七年而上拖欠至
六五四年摠不出此圈套雖事不關職可類推
也畧陳原委惟

老大人獨斷行之但一清查則數十年之奸謀

可破額數無虧官民有厚幸焉

筭明范縣庫帳稟

蒙

臺批查筭范縣錢糧范縣錢糧實苦於久不查
筭原非有神奸巨蠹陰陽其術高下其手汨汨
乎不可追索者特那借長支習爲故事一經稽
核故不得不埋藏文案以混之如劉清範政是
其人焉 卑職簡選慣筭數書詳立定式先按則
例問其入於是乎源頭清矣隨就入數問其出

款項分明而解者卷何在支者領何在於是乎
隱匿不住矣除有卷有領一萬五千二百四十
九兩有奇而無卷無領將何解說及逐一窮究
則有那借之一百五十二兩有奇者出馬又有
長支之一千七百五十二兩有奇者出馬那借
長支自是無領無卷或手字可憑或原人可對
已驗有七八馬

老大人批行該縣一一照之照之而是即一一
追之而一千九百十兩九錢有奇割肉剝心竟
化爲雲飛水逝者不見爲帑中之故物乎張知
縣

屯臺一狀如必將此那借長支逕坐劉清範名
下恐株連人衆浪費金多至於追償反無實際
耳惟各就其案各了其馬廢兩路藤葛絕無牽
纏百年巢窟一朝打破于情于法摠得其平歟
據實申訴伏聽

尊裁

再荅葉戶部

不肖學不通方屢承特委前在貴邦叨鴻庇得
免罪過今署范又五十餘日也本年錢糧拖欠
不止十分之七臨廣倉口收役且無處考查故
前有荅貴邦諸春元者曰盤駁書快人人幻比
黎仝翻閱簿文處處堆來破甑則署范之苦不
問可知晝夜搜補畧有頭緒忽焉新官有信則
人心漫散做不得許多矣大抵自揣無他長惟

有一點實心報

國息耐知己故新有聯於范之堂上曰何以報
黔黎湏酒盡腔中熱血豈不愛踵頂怕負了頭
上烏紗脉脉可信有此而已耳甥冗羈人無志
畧暇隻字修候乃辱大旣遙頌乎泚頌二酒用
奉堂上二老人再頌字書爲閑中一玩亭子有
聯四壁圖書堪治俗蕭預知
台臺之賜而云然也

寄工部吳年先

貴邦事

年翁所知至于錢糧一着尤不堪指數而本年
漕務更咄咄驚人本縣倉定有紅簿在焉及
接簿追查杳無一人總查得數名姓則又名是
人非矣呼名無處可尋按人與名不對不幾于
黎丘鬼弄人乎百法搜剔心血半枯項項拖欠
且不知何以結局

老年翁自有長策當速畫一箬乘便寄來可也

上戶部張年臺

范事大壞已到十分如饒廣米運其在四年者
升合未輸其在五六兩年者昨雖解去十數原
役尚未徹底結局至於七年盡力吹索已得其
半但到范未及廿日新官之信已來人心漫散
下手最難大抵此局之難難於詭名詭姓無可
稽查使非無情若做然此數年巢窟亦無從破
之也擬于年終並從前拖欠都可了當十二月

廿四新官赴任其柰之何今謹截解二百四十
九石五斗批頭韓守桂王樂道押運快手魏運
昌照批驗收是莫然此三役乃職遴選而特託
之者惟酌寬是禱

濮州庫帳申

申爲清查節年庫弊照數據實開陳以免預徵
以復正額事竊照倉四庫項坐派有額豈一年
徵收而不足一年支解竟無如濮之徵收有餘
支解則年減一年也嗟嗟小民割肉剜心忍聽
其到底含糊了不可問卑職于崇禎六年十二
月奉委署濮交代冊內見有六年預徵七年者
拆過銀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三兩九錢有奇私

表竊自慶幸謂此數便可支解許多及查本年
正支正解則止于三千三百二十九兩有奇是
尚有存剩銀一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三錢有
奇而未見歸落也輒不免錯愕驚異抑誰料年
年存剩不止七年之預徵也繇七年以上挨次
追查崇禎六五四年確有卷宗可對崇禎三二
元年天啓七六五四年亦有開冊可稽首尾共
計除正支正解外又得存剩銀八千二百五十

九兩五錢有奇而亦未見歸落也然又不止頻
年正項之有存剩也再查冊內一係本府發下
未用買鉛銀得數五百五十四兩一係妖產變
價銀得數五百六十五兩一錢是額內額外共
銀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二兩八錢有奇摠稱庫
中見在候解候支而摠未見歸落也然則里甲
獨無拖欠乎查得天啓三年後頻年之拖欠應
徵者共銀一千一百四兩有奇而實未嘗追徵

也然則天啓三年前之里甲中別無拖欠乎亦
得三二元年曾經赦免共銀三千三百五十三
兩有奇委係透徵已支已解赦條既下又未請
詳則三二元年里甲之拖欠而實未敢擅徵也
未嘗追徵者追之彼亦何詞未徵不敢擅徵者
或申請量加或酌議設處自有

當事者之權衡在然除此未嘗追徵未敢擅徵
外不尚有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兩二錢有奇

乎着落何人之手詢問經承俱云那借長支接
新補舊庫事從來如此然旣云那借則有原借
之款獨不可還而抵之旣云長支則有原支之
人獨不可追而補之至那借無款考核長支無
人招認則又有完庫之吏役獨不可按而索之
逐一根尋果項項有據且俱出經承書役李克
儉李四維施復貞楊文命之親筆開造與卑職
兩月來之細心磨勘者其何混淆歟查得頭緒

清卽是追徵張本何只隨波上下視閭閻爲不
涸之倉倚敲朴爲補漏之術也况愈補愈漏補
將安極今將里甲拖欠各房科那借長支並筭
庫花費數目具冊開報候

老大人之裁奪焉倘使二萬二千三百四十七
兩有奇之金錢不盡付諸茫茫流水則預徵可
免正額可復

國課幸甚濮民幸甚

辭署印

天地間惟其苦兩事人未有不欲其其常欲其
苦者法未有不以其償苦專以苦繼苦者譬有
物於此苦已極矣而苦中之苦至再且至三矣
老大人忍不垂憐否卑職承武陽凋敝拮据二
載心血盡枯如濮如范人都却步不肯前一
惟

老大人是命勞火過勝見今甚牙動搥妻兒

見此光景徃徃泣下老父寄來書亦頗有功
固重性命當惜之云云也寧非苦之極苦中之
苦至再且至三乎寧非哀鳴櫪下望
老大人垂憐之日乎即鄉尊中之大知已屬望
甚殷舉當效犬馬酬之力不從心勢將何柰是
以半月前 兗西道有署曹州之議 東兗道
憐而寢其說近又聞議署堂邑徃來二三百里
無乃苦更有加想

老大人縱不一償以耳或不忍專繼以苦耳此
情此况當亦諸鄉尊所共憐者故敢嘔心上訴
祈轉達焉

告新令尹申

東昌府濮州朝城縣申爲三年整頓有據此心
計慮轉深逐款詳開祇候平衡用資求賴事竊
惟世無不可做之官官無不可做之事只因我
之一字占戀胸頭所以粘滯留連做不得去何
以明其然最私無如我最親無如我誰不萬千
鄭重保之護之存注在此故此外諸允都成寬
着都可撤下如欲議興必總總然計之曰是

苦我者也耗我精神全人性命何益焉於是
不肯做欲議革必總總然計之曰是煩惱我者
也增我仇怨消人冤孽何益焉於是乎不敢做
不肯做不敢做則必艱難其狀諉之不能做則
必拘執其解付之不必做則必婉轉其詞卸之
不暇做亂掩胡遮究竟成一不可做摠之我字
未除耳獨不思

朝廷設官爲民乎爲我乎重我輕民不幾負

國息失民望乎 卑職初到朝城承累年積壞之
後政登萊徵調之時茸闌不堪收拾譬諸破甑
一堆催糧催草催硝黃等項更迫於猛風驟雨
隨任親知相規錯愕遂以爲不可做 卑職應之
曰不可做可不做乎翻閱簿書竟有冒破軍興
腳價銀六百兩有奇者諸如此類寧可勝言
此銀原動某項左右曰卑軀派在民間實未嘗
用銀顧覓也問此冒破銀兩將來何處發落

右曰如准開銷除正項不解應自行支取也
此等情事當日係誰開端左右曰已故書辦孫
填因本縣公費無出就此題目爲設處也卑職
豁然悟曰剝民脂潤私囊此非狐鼠輩之秦我
耶我囊潤矣如我心何隨具稟帖發覺于查盤
汪司李再具申文轉達于

院司道各上臺冒破原銀如額補解其首尾錄
繇畧載款中可根究焉嗣是逢人諮訪到處搜
尋見有便於民者不啻饑渴望飲食見有不便
於民者不啻芒刺在腹背而清查冒破實下手
振飭之第一得力處焉迄今三年矣事之有濟
無濟民之有怨無怨

上臺自有藻鑒卑職何敢與知若曰從我起見

惜勤瘁而不肯做畏阻撓而不敢做不惟

天日在上此心脉脉可問請於朝城之白叟黃

童偶喚一人焉從頭究詰朝城事果有不可

者乎即做矣真真幹辦乎抑輕輕粧點乎則
職之肯做不肯做敢做不敢做應自有一段公
評也今署聊又調聊旣以試于朝者試于聊且
欲後之官于朝者大家和衆相機通變全不泥
我各樹一標倘諸款中有宜于此不宜于彼宜
于前不宜于後之勾當後官誤信而曲從焉是
卑職誤朝城復誤後官益使後官大誤朝城耳
三年來允所興革會不敢借口申請以博名高
而去朝之日實有不忍忘朝之心不得已臚列
其已經者數十款祈

老大人細加揀駁卑職將災木成書命其名曰
告新令尹庶後官不爲卑職誤而卑職三年辛
楚或亦得少愉快哉朝城幸甚卑職幸甚擬合
申報爲此今將前錄開冊同造完行過實政冊
一本理合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

告示

盜賊竊發設防不可不蚤人自爲防最效無如此策但本縣鄉約類廢保甲混淆久矣署官驟爾舉行恐不免彼此觀望今與爾地方約於各鎮店各村疇量其大小各舉有識是有力者數人爲各方領袖隨於各方各選通曉武藝數人立爲練長凡少年精悍都尊彼爲師時時演習則殺賊不患無兵且五十歲以下十五歲以上

即不得盡同精悍輩時時演習亦要每名有
鎗刀叔斧等之一件至銃砲神鎗尤爲當緊隨
人貧富或一家備一杆或兩三家夥備一杆火
藥鉛子務求足用則殺賊不患無具少壯名教
兵器火器名數爲領袖者仍各置簿一扇不時
查核演習之勤惰不時申報聽本縣量行賞罰
則鼓舞殺賊不患無頭目鎮店村疇兩頭各鑿
黃旗兩面各書捕盜兩字一處有警各處聽砲
爲號齊來圍截無警各安本等營生勿得分外
多事學得武藝是爾等不朽之業置得兵器火
器是爾等傳家之寶威名遠播賊不敢來是爾
等保身保家之勝筭又不調爾等出征又不費
爾等輸餉爾等亦何憚而不爲乎思之思之限
某日開報地名各色花名並器械名與數本縣
刻期驗之隨執法繩之矣

代本縣條議錢糧附

爲錢糧積逋已處極難之勢官民交困正需備
變之時謹揭愚衷恭候採酌以資入告事本
縣素號凋疲籌之殘破呻吟未息之遺承皮骨
僅存阨亡未復之游氓死生莫保此不待節俠
圖知上堂灼照無餘矣類年逋賦至五萬有
奇被謫印官至等於傳舍語云通變於未窮前
有可通之機前人不蚤顧慮勢已極重幹旋

施嗟哉卑職縱代受叅罰其能取五色石煉
手雖然窮則變變則通古聖哲原未嘗絕望於
世蹉蹉拙吏又安得不疾走狂呼於大有力
箕一引手機之馬前詳上竇蒙有酌量入告之
息諭焚香捧誦固不禁痛哭流涕風聲四達而
老癯扶杖稚子牽裾繞衙門探消息更計有數
十百筭筭也但窮至此日是爲不等閑之窮則
變至此日宜有不等閑之變至及覆查照前議

勸輸一語猶似民力尚可兼完官催未必有法
耳竊以爲輸本年亦云難矣層而上之如九八
七六等年層掠後之拖欠會有如許心頭肉剝
之不盡否輸本年之本戶亦云難矣推而廣之
如二十九杜出亡之戶口會可起白骨於溝中
喚飛鴻於天外三令之五申之否况去年三冬
不雪今年三春不雨炎陽司令焦土含愁二麥
就稿如焚三秋轉眼失望新舊合催結數年不

施嗟哉 卑職縱代受忝罰其能取五色石煉
手雖然窮則變變則通古聖哲原未嘗絕望於
世蹉蹉拙吏又安得不疾走狂呼於 大有力
箕一引手機之馬前詳上瀆蒙有酌量入告之
息諭焚香捧誦固不禁痛哭流涕風聲四達而
老癯扶杖稚子牽裾繞衙門探消息更計有數
十百筮筮也但窮至此日是爲不等閑之窮則
變至此日宜有不等閑之變至及覆查照前議

勸輸一語猶似民力尚可兼完官催未必有法
耳竊以爲輸本年亦云難矣層而上之如九八
七六等年層掠後之拖欠會有如許心頭肉剝
之不盡否輸本年之本戶亦云難矣推而廣之
如二十九杜出亡之戶口會可起白骨於溝中
喚飛鴻於天外三令之五申之否况去年三冬
不雪今年三春不雨炎陽司令焦土含愁二麥
就稿如焚三秋轉眼失望新舊合催結數年不

了之局不將使邑無民並無官也耶夫於萬萬
難處中作萬萬不得已計匪經權互用焉斷斷
不可者死灰難以復燃十分正額量竭五六於
以安殘喘國課難以多虧十分正額仍追徵四
五於以脩軍儲父病難以頓瘳而此追徵之四
五列限十年每年帶徵幾數五年前民生未遂
徵法少爲主五年後物力漸充徵法多爲主於
以存國典全吏治寧只九八七六等年前人之

缺額應爾乎若 卑職 經管年分其十年分缺額
念承闡茸下手爲艱望亦付之此例庶乎稍得
均平焉其十一年分則不敢一槩求寬矣徵如
其額儼如其限或可望之萬分一卽不幸而不
及額不及限則自有森森之三尺在治實無狀
夫復何尤 卑職 履任來寸腸百折不知日費幾
參確也倘此議得行方舉是有餘地卽株守徵
才不亦展布四體乎方回首無驚魂卽蓬轉還

踪不亦瞻戀故土乎 皇恩浩蕩行見太平有
期不然窮極矣不如此通其變謂別有變之可
通恐萬無是理耳早職前詳乞降乞逐乞幽繫
蓋有見於事無可濟官何足惜胸有懷而不敢
吐故心抱痛而止求捐至息諭云或有別情不
妨再詳是 上臺憐此一方人特爲一方計通
久早職始舉手加額敢暢所欲言也言肝膈惟
上臺採而酌之入告我 皇上殘邑幸甚早職幸甚

本縣鄉紳公揭附

嚴禁越馬急救殘邑事本邑十省交衝皮骨已
空於奔走官民孽苦又橫被屠焚招集而安定
之尚不啻晨星落落人煙稀少車馬何存使客
征夫久經斷絕幸有徐令盈腔雨露可手經綸
買馬建廠慷慨自任使國脉轉塞爲通蓋亦若
之極者矣譬如澆澆氣息僅留一線寧有餘力
供人剝削竟無柰崇乎新中諸邑之豪棍餘

陵等攘臂當途視爲奇貨打馬至九百餘差卽
繇獲而新而斃而淇潞長垣不恤也死馬至四十餘
匹並自瘦而病而癘而露脊折腰不計也見今
驛事傾頽予遺窮黎念及前累日夜抱築薜之
恐縣令仰屋徒嗟乃厄於隔府強梁吞聲破腹
而不敢問官民交困不更迫於四年前之流氛
哉嗟嗟修邑何無福至此極也耶某等目擊寃
慘慮切桑梓歆緘口無詞實拊心自痛謹大聲

疾呼於

仁明老公祖祈垂憐焉倘肯查勘至底力繩以
法庶鄰蒙知儆殘邑少蘇軍國幸甚官民幸甚

琅玕館合刻

古寧張三就就道甫著

傳後刻

義伯傳

伯諱進寶余祖張公稚年收養而予之者也念
余父無雁行故雁行余父而命之名左右進隨
日夕調護真不啻手足然父稍長祖不祿而伯
之注意益深悍族強鄰欺侮萬狀選選身爲禦

無顧惜嗣是家道零落囊羞澁如洗余父刺促
一經復何治生策只聽之耳伯毅然曰無用悵
悵自有生活路數椽在屋吾不能作逆旅主人
耶日計之舉火可待數畝在城南吾不能學抱
甕老人耶歲計之積粟可餘曉出晚入一身每
兩務即措措然苦哉意豁如也旅舍遺金盈篋
伯見之封識宛然捧獻余祖母時余父客滑祖
母咤之曰汝不念汝第亦他鄉乎此中閑人家
多少性命汝欲何爲焉伯唯唯退置幽室取亂
草覆匿坐待本主歸歸則原封付其手無吝色
開篋驗二百兩有奇出五兩稱謝伯笑爲之辭
迄今猶記其爲西來官快本官爲范縣人生齒
日增幾不足糊口伯之拮据益苦終不以過苦
二乃心尋喪偶祖母爲再娶娶甫三日伯灌園
烈日中新婦提饁餉乘間爲言園所得作何區
處伯應之曰舉家衣食全在此婦曰誰是一家

無乃徒自苦伯恣恠交集毗裂髮指擲箸於地
曰不良潑賤將拆散我母子弟兄耶取護井木
欄擊肩背當下逐之去薄暮歸家祖母問新婦
不答再四問竟不答怒逼始言故議復挽之來
不從也鰥居三十年誓不許續絃事余兄一第
四姊一妹一舉出彼提抱間市有新菓餌必貨
以飼偶見啼號未始不多方體問得其懷遂之
也萬曆己酉歲大歉骨肉多至不相保伯鵠面

鶴形乃不自憐而憐余當年情景靜憶之如一
晷余赴郡試遺才獨跨疲馱過大石橋下山水
暴漲自分不克免伯後至一手控轡一手掖余
脇卒強脫於怒浪雄濤平日恩誼若又有偏多
於余者性迂介最忌人言奴字間有童子誤犯
之遂耳爲井中物奄奄垂盡與余訣猶念余家
之貧窘淚潛潛也數日死余父收亡婦骨合葬
祖塋傍每入塋祭掃畢必片肉盃酒而揖之余

宦山左每向人曰吾報國恨不如我義伯之報
主耳痛哉子女俱缺無可爲酌因作傳以寄其
追思云

論曰忼慨好義學士大夫難之况目不識丁寄
人籬下者乎僕七然奉家長已稱大順至家長之
子若孫誰能險阻不問勞瘁不辭名登魁錄猶
抱此缺石肝腸也若夫捧金獻主毋爲主逐新
婦襟度炳然充足千古屈指數來幾子名孝幾

臣名忠曾有超其上者哉余父子親之尊之求
求不忘也匪止報私恩蓋亦以有裨於世道焉